



中牟疃文化村

宋 丕 明 作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書號：1060

中牟瞳文化村

作者：宋丕明
出版者：山東人民出版社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山東分店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印刷者：山東新華印刷廠
濟南經九路三六號

字數：19,000
印數：3,000

1954年4月第一版
1954年4月第一次印刷
定價 1,500元

* 折 0.15

目 錄

- 一 大老粗成了人民教師……………三
- 二 速成識字法到了中牟瞳……………一〇
- 三 抬頭能見字，到處能學習……………一三
- 四 學習爲生產服務……………一六
- 五 學習給家庭帶來了新氣象……………一八
- 六 圖書館和讀報組……………二三
- 七 寫日記，辦牆報……………二七
- 八 活躍的文化娛樂生活……………三一
- 九 幸福的孩子們……………三五
- 十 總路綫照亮了中牟瞳……………四〇—四六

山東西部，黃河以北，有一個不大的縣——莘縣。莘縣四區，有一個不很大的村——中牟疃。這裏西至京漢路，東到津浦路，都有一百多公里，是個比較偏僻的地方。

解放前，這個村子和我國許多農村一樣，在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下，是個生活窮困、文化落後的村子。那時的中牟疃，全村一百一十多戶人家、五百多口人，只有兩個識字較多的人，和四個「斗大字識兩石」的人。出門在外的人來封家信，得跑遍全村找人唸，甚至跑三五里路到外村去求人。

在抗日戰爭時期，這裏是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一角。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完成了土地改革，農民分到了土地、牲畜、農具和房屋，在黨與人民政府的領導與扶持下，中牟疃的人民才走上了新生的道路。全村的人不但有吃有穿，而且大多數

人家有了餘糧，很多人家每年能吃上幾個月的白麵，夏天家家戶戶有蚊帳，冬天好一些人也能生起火爐取暖。他們的生產一天一天地發展，生活也一天一天富裕起來。隨着生活的步步上升，隨着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，和民主生活的樹立，文化的需要，顯得特別迫切。會議，選舉，互助組內計工算賬，使農民感到處處需要文化，因而他們學文化的要求，也日益迫切起來，文化學習熱潮也就在中牟曠一天一天高漲起來。

現在中牟曠的人民不僅在政治上、經濟上早已翻了身，而且在文化上也已翻了身，舊的、落後的中牟曠，變成了一個新的文化村。村裏不但有完全小學，而且早已有有了常年民校，民校裏不但有初級班還有高級班，全村一百多個青壯年，全部進了民校學習，青壯年中基本上沒有了文盲，人人能看通俗的書報。在這裏，由於人們都有文化，高小畢業生早已不是什麼稀罕事了，全村現有二十九個中學生和高小學生（其中有女中學生九人），除了在外工作和升學的以外，有好幾個在村中參加了農業生產。年輕的蔡秀清（女）在村裏擔任民校的義務教師有兩年多了，是全縣的模範民校教師。學齡兒童全部入了小學，連全村的老年人也都參加了政治班，

經常學習時事政治，了解國家大事。學文化、上課，已成了中牟疇農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。不僅如此，而且還帶動和鼓舞了鄰村的文化學習，使過去最落後的王樓、劉莊等村，也都改變了面貌。現在，中牟疇是全縣最好的一個文化村。這樣的文化村，在我們新中國的可愛的土地上，已經出現了很多很多。我們可以從這裏看出新農村的文化面貌。下面就是這個文化村在成長過程中的一些片斷事蹟。

一 大老粗成了人民教師

在莘縣，提起中牟疇的民校，人們都知道辦的很不錯。民校裏有初級班和高級班。幾年來，通過民校已經培養出民校義務教師和合作社會計十七人，還有兩人當了小學教師。全村的文化學習活動，主要是通過民校來進行的。

這村文化學習活動已有七八年的歷史了。它是由小到大，由低級到高級，由少數積極分子的學習活動變成羣衆性的學習熱潮，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。開始時羣衆自己組織了學習小組、識字班，後來辦起了冬學、民校，直到推行速成識字法。早

在一九四七年民校就轉成了常年民校，學員們每天都能堅持一定的學習時間，學習一步一步走上了正常軌道。以前人們學文化的勁頭雖然很大，可是由於學習不得法，很多人學習的成績不大，學了不能鞏固。農民趙保慶，從

一九四六年就上冬學，到一九五一年底，才識了三百五十多個字。他苦惱地說：「三天上一課，一課識三個生字，學了不能用，就忘了！」因此，很多人反映：「年年上冬學，年年從頭學」。然而，即是如此，青年們學習的要求，仍然是火熱的，



在民校學習的青年婦女

學習情緒始終是高漲的，出現了不少的「學習迷」，像蔡守保就是其中的一個，由於他的刻苦學習，已經從一個大字不識的老粗，變成了模範小學教師了，並在一九四九年光榮的參加了共產黨。

蔡守保今年三十三歲，貧農出身。中等個子，圓圓臉，見人不笑不說話，非常和氣。但在舊社會時代却完全不是這樣。他小時候，家裏窮，根本上不起學，只有拾拾柴火，幫人家推推磨，胡亂混混着維持生活。後來又在濟南一家木作舖裏當學徒，因為受不住掌櫃的的壓迫虐待，逃跑不幹。冷酷的黑暗社會，使得這個青年養成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火暴性子，村裏人都不敢惹他。一九四四年，中牟嘩解放了，他參加了人民解放軍，找到了光明。後來因為有病，又離開了部隊回家。他看到別人看書看報，很是羨慕。這時，村裏的羣衆，在當地人民政府的領導下，正熱烈地開展文化學習活動，他就積極參加了民校學習，並參加了民兵。他在區裏開民兵會時，看到別人記筆記，更加羨慕。他想：學文化是多麼重要啊，沒有文化不能看書看報，國家大事不知道，更談不到向羣衆宣傳，開會連個筆記都記不了，這怎麼能行啊！常聽上級說，社會一天比一天進步，將來農民們都要有文化，才能學習新技

術，提高生產，沒有文化的人是處處困難的。因此，他下了最大的決心，要響應上級的號召，努力學文化。從這以後，他每天都在想着學習的事，一有空就學着識字，碰到不認得的字，就往學校裏去請教老師，或問問識字的人。這樣學習了不到兩個月，就趕上早上一年民校的人了。這當中，縣文教科也不斷對他進行了表揚和鼓勵，蔡守保學文化的勁頭更大了，經常利用勞動休息時間，認真的學習，每天夜裏看不了半夜書總是睡不着覺。他家每次買的那四兩油，常常過不幾天就這樣被用光。老人家光埋怨他用油快，可不知道什麼原因。日子長了，被老人家發覺了，將他大罵了一頓。從此以後，他不敢在家點着燈半夜半夜的看書了。他改變了辦法：晚飯後，拿本書到外邊借燈光看會書，等人家都休息了，他再悄悄地回到家，用秫秸穗照明看一會書。有一次，一個不留神，把被子燒了個雞蛋大的窟窿，他老婆告訴了老人家，又挨了一頓罵。雖然這樣，他對學習也沒放鬆一點，仍然每天晚上在外借燈光看會書，回到家睡在被窩裏，還在肚皮上寫字，想着明天如何學習。這樣以來，他就更注意利用白天空閒時來學習了。因此，他的衣袋就成了他的「隨身書箱」，那怕是有幾分鐘的時間，他也不讓它白白過去，就是活兒忙，也要想盡

一切辦法來學習。

他的學習方法是：擠、鑽、恆、決、信，五個字。擠，就是擠時間學習，不擠是沒有時間的，他下地幹活時，常常一邊走路，一邊用心地看着書，鑽，就是鑽進去，用盡心思去琢磨，不這樣就記不牢，學不會，除此以外，還得有恆心，有決心，有信心，這樣才能學好。

這村蔣子春老大爺，雖然識字不多，可是挺會查字典。他看到蔡守保這樣勤學好學，就主動教給他查字典的辦法，省得遇到生字就往小學裏跑。守保遇到這位找上門來的老師，當然高興。有一天晌午，還沒吃午飯，他跑到蔣子春家去學查字典，雖然肚子裏餓的吱吱叫，但學起來就忘了餓。當他學會了幾個字母，出門一看，太陽已經歪西了，這時才想起還沒吃午飯哩。由於學會了幾個字母，回家時十分高興。但回到家，老人家不光沒給留飯，還和他吵了一頓。他只好空着肚子下地幹活。地裏的活兒有數，自己去的晚，怎麼辦呢？他到了地裏，一氣幹到天上出星星才回家。

由於他這樣不知疲倦的學習，村裏人送給他一個外號——「學習迷」。也由於

他這樣積極努力學習，不到兩年工夫，就能看一般的通俗書報，能記賬寫信了。一九四八年，縣裏提拔他當了小學的助教。他絲毫也沒有自滿，而是感到自己這一點文化是難以擔當起這個光榮的重大的任務的。因此，他更加奮勉，他就用「邊教邊學，邊學邊教」的辦法，繼續抓緊一切機會，艱苦的進行學習。到一九五〇年就成了正式教師，一九五一年被評為前平原省的模範教師。

蔡守保這種苦學猛學的精神和所獲得的成績，更加推動了村民學文化的熱情，很多青年男女成了學習模範，進步非常快。鄰村的羣衆也常來找他談學習問題，請他介紹他的學習經驗，因而也推動了鄰村羣衆的文化學習。

婦女學習模範尤振英，現在是劉雪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副社長，優秀的共產黨員。她回憶那時的情景說：「那時因爲自己是村幹，事情多，沒有空，又覺着年紀大啦，學了也沒大用處，因此在開頭的那幾年沒有好好參加學習，到一九四九年才開始學文化。剛到民校時，拿起筆來覺着比一架樑還重，念書怎麼也記不住，學習就沒大興趣啦。後來看見大夥都熱情高漲地學文化，又聽老師講：在新社會，不認字就不能學習新的生產知識和新技術，不能使用新機器生產，就不能很好的建設國

家，很好的爲人民服務，自己這才認識到學習的重要，學習情緒也提高了，也有了信心了，不但在民校裏積極學習，平常在家裏，也是擠空子學習，我買了鉛筆，訂了個小本本，有空就學着寫字，在勞動生產時也帶着課本，休息時就掏出來看。經過這幾年的努力，我已經會念『農民課本』第三冊了。現在在工作上更方便多了，我非常感謝咱們的毛主席。」的確，尤振英不但成了婦女學習模範，提高了文化，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思想覺悟，對村裏的工作一貫積極肯幹，而且大公無私，只要對大家有好處的事，她都搶着幹，羣衆反映：「尤振英工作真好，上級叫開會，她從來沒有怕耽誤自己的事而不參加，上級的號召，她都積極響應。」人民政府號召羣衆抗旱點種，別看她是個婦女，却都是做在前頭。她常對人說：「勞動就是光榮，舊社會裏婦女整天關在家裏受氣，沒有一點地位。現在是新社會了，婦女要提高地位，就要靠自己去爭取，參加生產，能力提高了，自然就有地位啦！」她經常以身作則，帶領社裏的婦女，下地生產。一九五三年社裏的四十多畝棉花，除了鋤地時男社員鋤了兩晌午以外，一切修棉、治蟲，全是婦女做的。尤振英常說：「要不是咱人民政府領導着成立民校，叫大家學習，我的思想是不會這樣提高的，也不會作

出這麼多成績來的，所以我們一輩子也忘不了毛主席和共產黨。」

二 速成識字法到了中牟

一九五二年春天，中牟的羣衆聽說縣裏要在這村推行速成識字法，二十天就能識兩千字，能看書看報，青年們可高興了，夜裏盼的睡不着覺，天天打聽什麼時候辦速成識字班。

果然，到了四月裏，速成識字試驗班成立了。共吸收了三十名能識五百字以上的青年男女做學員。但是二十天能識兩千字，他們過去連聽也沒聽說過，想也沒敢想過，所以當時很多學員還不大相信學文化能够速成，就連當時村裏的青年團支部書記蔡嗣高也是沒信心。

蔡嗣高是個二十四歲的青年，共產黨員。他本來是個放豬拾柴的窮孩子，解放後，他迫切的要求學文化，很早以來，他就積極學着認字，但是由於過去學習不得法，學習和日常的生活結合的不够，和生產結合的不够，又不能經常學，學了也不

注意用，因此五六年來，只識了不到五百字。有時到區裏去開會，別人能記筆記，他却記不下來，乾着急。因此他常常難過地說：「學文化好是好，可是學不成真苦惱！」他參加了速成識字班，頭一天在班上聽老師講速成識字的好處和方法，他心裏想：「速成識字好是好，可是咱這笨腦筋怎麼也不會認的那麼快呀。」黨支部書記劉雪來同志知道他沒有信心，就鼓勵他說：「你是青年團的支部書記，沒有文化怎麼能做好工作呢？上級叫咱組織起來搞好生產，沒有文化學習新技術就困難，怎麼能提高生產呢？你應該帶頭學好，才能領導青年們共同學好。」蔡嗣高這才有了信心，決心學好速成識字。

學習開始，是先學注音字母，教員說：「這是識字的記號，學會了這些記號，什麼字也能認。」學完了字母，緊接着學拼音，學會一個拼音，就能認好幾個字，真是又快又好記。同學們很高興，學習情緒非常高。蔡嗣高也高興地說：「以前我老覺得認個字挺困難，學文化沒勁，現在有了竅門，可有了信心啦。」在班上他緊張的學習着，唸着，寫着，下了課，就領導大家開展互助學習，同學們三三兩兩聚在一起，會的教給不會的，互教互學，進步很快。

不光在上課的時候，就是回到家裏，或在地裏幹活的時候，一點也不鬆勁，蔡嗣高的娘說：「這孩子常常正吃着飯，把碗一放，用筷子就在地下畫起來，嘴裏還唸洋文（指注音字母），夜裏常常半夜還不睡覺，不是寫就是看，睡到被窩裏還是寫。剛換的新被裏，叫他一春天畫爛了兩大片。這孩子做夢也在念書，淨說夢話。」他不但在學文化當中這樣苦學猛學，在生產上也是個好小伙子，自從學了文化以後，幹活更帶勁了。他是生產模範，同時又是學習模範，在幹活休息的時候，他就領導着大家復習生字，展開學習。黨支部書記說：「這小伙子是『屬戲補綻的』——幹啥也行。」

他們這樣緊張的學習了兩個月（每天兩小時），所有的學員都能識到一千字以上，都能看個書報，或寫個簡單的信件了。蔡嗣高也識到近兩千字。有一次召開各村的團支書會議，他自己就寫了通知。大家聽說他自己會寫通知，又驚奇，又佩服，表示要向他學習。

由於他這樣苦學猛學，進步自然很快，不久就升入高級民校了。他親身體會到速成識字法的好處，到處宣傳，並用自己文化提高的實例來教育青年們，因而全村的青年都熱烈的參加了文化學習。那時節，你一走進這村，不管是在街上，在家裏

或在田野裏，到處可以聽到「ウウウ」的聲音。青年們說起話來就用了拼音，這個問：你吃「ㄇㄇ」（飯）了嗎？那個回答：「イ」（吃）啦。這個問：這是啥東西？那個答：這是「カ一マ」（鎌）。有一次，這區的王副區長到了這村，青年們親熱的招呼他：「王同志，你「ㄣ」（好）哇！」「你吃了ㄇㄇ（飯）了嗎？……」王區長好些時沒到這村來了，心想：「小伙子們爲啥淨說洋話？」後來一打聽，才知道他們學了速成識字法已經認了不少字了。他就對大家說：「好哇，咱們都是老粗，仁月不見，你們都變細啦……」

羣衆反映：「速成識字法學得快，認得準，學會了拼音，找到了『老師』（查字典），就容易了。」蔡月華過去連自己的名字也不認得，現在經常給她在外工作的丈夫寫信，蔡嗣高過去是個放豬拾柴的窮孩子，現在能給團員上課了。

三 抬頭能見字，到處能學習

中牟曠推行速成識字的特點是創造學習環境。當時你走進這個村子裏，不論是在

民校裏，在家庭裏，在街頭巷口，在田野裏，到處能聽到「ㄅ ㄆ ㄇ」的背誦聲，到處能看到這些字母和註着拼音的單字，到處能聽到人們在談論着學習的事，真個是抬頭能見字，到處能學習。

在民校裏，以前教室的牆上掛滿了單字牌、看圖識字畫片等等，自從開展速成識字以後，牆上換上了注音字母、單拼音、雙拼音、三拼音、同音字、同類字等，單字旁都有注音字母。在高級民校裏，牆上掛滿了學員們的學習成績。每個學員們差不多都有鉛筆、毛筆或鋼筆，很多人都有個小字典，見了生字就記下來，查查字典或問老師。他們還合夥訂了農村大眾報、青年報等各種報紙，買了一些通俗小書，一有機會就學習。

出了民校，在街頭巷口、門上、牆上、樹上，到處都能看見字，靠街的牆上，用石灰刷的雪白，上面寫着標語，畫着漫畫，標語都注着字母，漫畫都是本村的真人實事，所以大家都很關心，都愛看。青年們一有機會就聚在一起，連寫帶念，互教互學。從前，他們曾用過「活教材」的辦法來識字，如學「鋤地」、「趕集」等字，但因那時沒有學注音字母，不容易記住。現在把「活教材」的辦法和速成識字